

學術論文

歐盟對中國的角色：經濟與政治面向 之此消彼長？

The European Union's Actorness towards China: Declining Economic Player, Rising Political Player?

付皓珂 *Frauke Austermann*
德國國際企業管理學院科隆校區院長
Head of Campus of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Cologne

摘要 / Abstract

近期發展顯示，歐盟在經濟方面的角色日漸衰弱，政治方面則是日益崛起，最顯著的證明即是歐盟對外行動署（EEAS）的對外行動。布魯塞爾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例如科索沃以及塞爾維亞之間的問題；會員國樂意將敏感的政治議題，像是人權問題「外包」給布魯塞爾；新里斯本條約幫助歐盟滲透如防衛等高階政治。與此同時，歐盟作為一個經濟聯盟的形象正在衰敗。成員國相爭與新興國家簽署貿易協定，突顯歐洲領導人依舊找不出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此篇文章藉由歐盟與中國的歷史關係比較，利用三個假設去驗證歐盟行為改變的因素。本文旨在針對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增加關於歐盟角色的理解，並將歐中關係概念化。

Recent developments point out that the EU is a rising political player and a declining economic player. The evidence is notably related to the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 Brussels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high profile political disputes, such as between Kosovo and Serbia; the member states are happy to “outsource”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human rights to Brussels; and the new Lisbon competences help the Union to penetrate even the highest of politics, namely defense. Meanwhile, the image of the Union as a united economic bloc is crumbling. Member states increasingly compete for trade deals, such as with emerging countries; after all, European leaders still have no remedy for the economic crisis.

By means of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EU-China relations, this paper tests three hypotheses to figure out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s of the apparent change in EU actornes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hall make a twofold contribution: on the one hand, they should ad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U’s actorness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help conceptualizing EU-China relation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關鍵字：歐盟-中國關係、歐盟對外行動署、相互依賴、國際政治經濟

Keywords : EU-China Relations,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壹、前言

在一般認知當中，皆假定歐盟雖是一個經濟巨人，但政治上卻依舊影響有限。¹經歷六十年的整合，歐盟已經成為世上最大的貿易體，²儘管債務危機纏身，歐盟的經濟重要性依然亮眼。之所以認為歐盟在政治上尚未成熟的說法來自於最高階政治領域，像是外交與安全問題，仍然是由歐盟的政府間機構執行。³事實上，歐盟設立了自身的外交部長處理外交事務—歐盟對外行動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然而其重要性逐漸下降，肇因於設立此一新機構以及長久以來成員國的外交部與大使館之間存在的問題。⁴

相對於此認知，更深入分析歐盟對外行動署顯示，歐盟能夠將在戰略及政治意義的國家的最高階政治領域—外交集中得宜，然而在主要的貿易夥伴新興國家卻表現得不是那麼良好。例如，將外交資源策略性的分配在像是美國、中國或是俄國等重要國家，⁵Lady Ashton 即扮演高度政治衝突中重要的媒介，如塞爾維亞與科索沃之間，⁶她可以藉著歐盟出色的大使館

¹ Juan Diez Medrano, “The European Union: Economic Giant, Political Dwarf,” in T.V. Paul 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55-77.

² European Commission, “Myths and Facts about EU Budget and External Cooperation,” http://ec.europa.eu/europeaid/how/finance/mff/myths-eu-budget_trade_en.htm

³ European Union, “Consolidated Versions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53rd Ed.,” Article 26.

⁴ Anthony Dworkin, Daniel Korski and Nick Witney, “Egypt’s Hybrid Revolution: A Bolder EU Approach,” [http://www.ecfr.eu/page/-/ECFR32_EGYPT_BRIEF_AW\(1\).pdf](http://www.ecfr.eu/page/-/ECFR32_EGYPT_BRIEF_AW(1).pdf) ; Tony Barber, “The Appointments of Herman Van Rompuy and Catherine Asht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8, (Annual Review), p.63; Valentina Pop, “UK Snubs Ashton Over EU Military Headquarters,” <http://euobserver.com/13/32639>

⁵ Catherine Ashton, “Staff in Commission Delegations. Answer to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by MEP Ingeborg Gräßle,” December 17, 2009.

⁶ Andrew Rettman, “Ashton Clinches Kosovo-Serbia Deal,” *EU Observer*, April 19, 2013, <http://euobserver.com/enlargement/119873>

作為調停地點，特別是這些大使館也逐漸變成實際的協調中心。愈來愈多敏感的政治問題，像是中國的人權問題外包給歐盟及他的代表團，然而會員國更傾向著重在實際的雙邊議題，例如雙方的貿易關係。⁷同時，經歷將近五年的經濟危機卻看不見持久的解決方法，第三國開始轉向會員國的首都而非布魯塞爾。⁸

根據明顯的角色轉換，新的挑戰出現：為什麼歐盟明顯在經濟方面下滑然而在外交與政治方面的角色卻日益重要？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歐盟與中國的關係將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即便所謂的金磚五國，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以及南非在許多方面有了巨大的轉變，諸如國家的大小、政治文化或是經濟體系，他們代表了當代的國際體系中一個新的類別：新興的勢力。⁹這些新興的勢力挑戰著歐盟與其成員國在世界政治中的狀態和表現，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最廣泛被提及的新興勢力。

經歷嚴峻的歷史與比較方法分析 1975 到現今的歐盟與中國，筆者選出一些最有可能造成歐盟日漸衰弱的經濟角色與日益茁壯的政治角色，將之與中國做比較，此論文概念化筆者的研究計畫並付諸實行。

鑒於當代的國際關係以及更加具體的歐盟—中國關係，三項最能夠解釋歐盟—中國關係的變因如下：首先，世界經濟的互賴程度；第二，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在國際中的重要程度；第三，世界經濟的形勢，例如：經濟危機究竟存在與否。歷史分析法分析歐盟—中國關係組成三個步驟比較，分別為：第一個比較期，1975-1985 期間與 1990 年代早期，這兩段時期最大的差異在於相互依賴的程度的不同。第二個比較期：1995-2000 年間與 2000 年初期，差異點在於中國在全球政治中的角色（輕與重）。最後，2000 年初期與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之間的比較，藉由這三項變因研究全球經濟的狀態。

⁷ European diplomats, "European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Abroad; in Beijing," November 2010.

⁸ Ibid.

⁹ Leslie Elliott Armijo, "The BRICs Countrie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as Analytical Category. Mirage or Insight?" *Asian Perspectives*, Vol.31, No.4 (2007), p.38.

經驗上來說，必須檢視，什麼充分主導歐盟—中國關係在這些不同時間點的議程，需集結兩種資訊，首先是歐盟與中國個別的意圖；再來是歐盟與中國的實際行為。歐盟與中國個別的意圖，可以從雙方高層的會面之相關政策文件或是聲明中獲得；實際行為則是能從歐盟對中國的人員結構以及其他資源的分配中窺知一二，反之亦然。

根據上述分析，將會得出過去到現在歐盟對中國的行為之結果，總體而言，這個研究分成兩部分：一方面將增加對歐盟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的行為的了解，另一方面則是概念化歐盟與中國重要的雙邊關係，不只是全球貿易的部分，政治方面亦然。

貳、研究動機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是從統治到治理，這樣的轉變是由於在國際舞台上，相關行為者之間多樣化互動的結果，全球發展的因素已非由單一民族國家影響，其他政治實體也是共同影響的原因之一，不單是國家，許多跨國企業與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¹⁰國家層級之下，次國家實體，例如地區與直轄市也愈來愈顯著；國家層級之上的國際組織在全球政治中的影響力也不容小覷。¹¹

假使我們想了解新興的全球治理的邏輯，就必須深入了解這些新興行為者所扮演的角色。即便非國家行為者的影響力比國家受到的限制少或是不受單一國家控制（例如多國企業），日益重要的國際組織角色也特別耐人尋味：國際組織的成員為國家政府，而這些參與的政府自願集中權力與主權在國家層級之上，歐盟即為此例，成員國將有限主權讓渡給歐盟進行

¹⁰ See: Jon Pierre and B. Guy Peters,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5.

¹¹ Klaus Segbers, "Governability in Global Ti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ummer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ugust 26, 2011.

最大幅度的整合，象徵著區域整合為全球潮流，¹²藉由分析歐盟整合進而了解從統治到治理的概念。

然而，這些歐洲國家可謂自掘墳墓，因為到最後歐盟仍舊沒有達成高於國家之上的目標，最常見的即是歐盟成員國依然主導著傳統的高階政治，特別是外交與安全問題，因此歐盟才會被視為是經濟的巨人、政治的侏儒。¹³

經歷六十年的整合，經濟方面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項目，歐盟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¹⁴儘管財政危機持續進行，歐盟的經濟比重成績仍然亮眼。歐盟仍是一個政治侏儒的論點，經常表現在最高政治領域的決策，像外交與安全問題，依舊一致採取部長理事會的政府間機構執行，而非由超國家機構（例如執委會或是歐洲議會）執行。¹⁵雖然歐盟已建立自己標準的外交部長負責處理外交事務，包含歐盟在全球網絡的代表性，但原有會員國外交部及大使的制度問題，大大降低歐盟建立新制度之成效。

總地來說，Christopher Hill 的「能力與期望差距」之概念，在討論到歐盟的角色時，仍然是主要的參考重點，1992 年的馬斯垂克條約是實現政治統一的重要步驟，歐盟能夠在世界舞台上成為一政治角色的期望被燃起，然而，當推動變成了強迫，聯盟就成為一個分裂狀態，¹⁶其中最經常引用的例子是美國在 2003 年單邊入侵伊拉克，會員國分歧的反應。¹⁷

相對於此一普遍的假設，最近發展顯著的是關於新「歐盟對外行動

¹² See: Olufemi Babarinde, "The EU as a Model for the African Union: The Limits of Imitation," Jean Monnet/ 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 University of Miami Vol.7, No.2 (April 2007).

¹³ Medrano, *op. cit.*

¹⁴ European Commission, *op. cit.*

¹⁵ European Union, "Consolidated Versions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53rd Ed.," Article 26.

¹⁶ Christopher Hill, "The Capability-Expectations Gap, or Conceptualizing Europe's International Rol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1, No.3 (1993), pp.305-328.

¹⁷ Daniel Levy, Max Pensky and Christopher John, *Old Europe, New Europe, Core Europ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fter the Iraq War* (London: Verso, 2005).

署」，指向相對的趨勢：有理由認為歐盟在政治的角色上是增強的，而在經濟方面是下降的，特別是在歐盟對外事務部以及在集中歐洲的外交事務上，這是非常令人意外的，特別是因為 Catherine Ashton 和她的團隊在建立行動署的過程中受到相當嚴厲批評。¹⁸

就歐盟在政治上的角色日益增強而言，過去十年建立了不少的戰略夥伴關係。歐盟的戰略夥伴可以視為是組成現今全球政治重要的一員，例如美國、日本以及新興國家像是：中國、印度、巴西或是南非，¹⁹因此歐盟將其戰略性目標資源傾注在這些地方：外交人員方面，三大歐盟代表團在中國、美國以及俄羅斯成立，²⁰自里斯本條約開始，這些代表團即為歐盟標準的大使館與高階政治機構。²¹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都是在同一時期經濟上最重要的國家，然而這些證據區分了歐盟在政治上增強、經濟上衰弱的行為。經歷最初懷疑的態度，歐盟新的外交事務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Catherine Ashton，在高級政治敏感衝突中，扮演一位愈來愈重要的媒介，像是幫助塞爾維亞與科索沃建立正常化的關係，²²她甚至已經深入最高的政治議題領域，如頻繁與中國國防部長會面。²³

同時，會員國傾向專注於「實際的雙邊議題」上，例如他們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關係。²⁴即使里斯本條約之後，貿易的促進仍舊是屬於會員國

¹⁸ “Catherine Ashton to Step Down as EU Foreign Policy Chief by End of 2014,”
<http://www.presstv.com/detail/2013/03/24/295041/ashton/>

¹⁹ Carmen-Cristina Cirlig, *EU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Third Countries* (Library Briefing. Brussels: Library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September 26, 2012).

²⁰ Ashton, *op. cit.*

²¹ Frauke Austermann, “Towards Embassies for Europe? EU Delegations in The Union’s Diplomatic System,” *European Diplomacy Policy Papers*,
http://dseu.lboro.ac.uk/Documents/Policy_Papers/DSEU_Policy_Paper08.pdf

²² Rettman, *op. cit.*

²³ Zhaohui Dong,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Meets with EU Foreign Policy Chief,”
http://eng.chinamil.com.cn/news-channels/photo-reports/2013-04/28/content_5320993.htm

²⁴ European diplomats, “European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Abroad; in Beijing.”

層次的權限，如同一位成員國的外交官所言：真正的協定仍然是訂定在國與國之間。²⁵因此在經濟外交領域上，會員國彼此高度競爭，此一現象表現在高密度的會員國大使館，樹立於歐盟主要的貿易夥伴國之首都，²⁶這使得歐盟很難在這些國家統一發聲。

有兩個受矚目的例子，第一，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歐盟沒有能力達成一致的共識，同意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或是另一個例子，解除武器禁運。在這兩個例子中，造成的僵局的原因是歐盟會員國彼此本身在經濟利益上就背道而馳：面對中國的競爭，南歐國家試圖保護自身市場且反對中國的相互能源支援，如此一來仍可輕易針對中國實施反傾銷措施。與此同時，歐盟藉著武器禁運的例子，以更開放的態度試圖彌補上述針對中國的行為。對北方國家來說，中國尚未被視為一競爭對手，而是充滿潛力的13.4億消費者的外銷對象，因此各個政府支持與中國的相互能源支援，同時，他們也高度批評解除武器禁運，主要因素是此一不受歡迎的舉動將影響他們的選民。²⁷在這經濟不統一的情況下，又經歷長達五年的經濟危機，沒有可行的解決方法，新興國家轉而尋找會員國家而非歐盟本身。²⁸

鑒於這樣的發展，違背普遍對於歐盟行為的認知，新的研究難題浮現：為什麼歐盟在經濟上衰弱卻於外交與政治上的角色增強？什麼主要的力量驅使這樣的改變？接下來，筆者將闡述如何處理這一新的研究問題。

²⁵ European diplomat, "European Trade Diplomacy after Lisbon," December 19, 2010.

²⁶ Frauke Austermann, "Political Theory Versus Diplomatic Practice. Bridging the Sovereignty-Gap of EU-China Relations," *EU External Affairs Review*, Vol.1, No.1 (2011) p.59.

²⁷ John Fox and Francois Godement,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

²⁸ European diplomats, "European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Abroad; in Beijing."

參、聚焦中國

為了找出歐盟扮演的是何種角色，首先我們必須要瞭解「野獸的天性」，意即歐盟本身的身分和運作。²⁹這一點格外重要，因為歐盟是個活動目標，是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群體—六十年來皆是如此。因此，幸虧許多歐盟學生持續著重於分析布魯塞爾不同歐盟機構之確切運作。

為瞭解歐盟在全球中所扮演的角色，藉由觀察歐盟與第三方國家之互動，探討歐盟在「賽場」上的實際影響力就顯得同樣重要。Philippe Schmitter 將非歐盟區國家對歐盟統合的影響概念化，稱之為「外部化」。³⁰跨大西洋關係即為其中一例：冷戰期間若沒有美國的監護，歐洲統合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外部化是探討歐洲統合的學生必須往外走的原因，跨出布魯塞爾，跨出歐洲聯盟的邊界。大多數的學生都已這麼做，但是跨出的距離並沒有太遠。舉例來說，許多學生會探討歐盟的鄰近國家。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歐盟最強大的外交政策工具不外乎就是擴展政策，以及另一個稍弱一些的歐盟睦鄰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ENP）。³¹

儘管這些探討研究已相當具有洞察力，但所涵蓋的每區域第三方國家，卻只有極小部分。因此，當要瞭解歐盟在全球中所扮演的角色時，這些研究的價值就有限了。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各國越來越相互依賴。距離、邊界、位置並非逐漸變得不相干，而是扮演的角色份量越來越小：人們移動至各地的速度越來越快、費用越來越低；可以在全球各地訂購及遞送商品；資訊可隨處取得；轉移資金只需一剎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能用

²⁹ Thomas Risse-Kappen,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Meet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4, No.1 (1996), pp.53-80.

³⁰ Philippe C. Schmitter, "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3, No.1 (1969), pp.161-66.

³¹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Governance by Conditionality. EU Rule Transfer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1, No. 4 (2004), pp.661-79.

在上千公里外；恐怖主義將領土爭奪戰變成了過往。於是，對歐洲而言，重要的不只是鄰近國家的政治結構，還有整個聯盟及所有歐盟會員國。全球權力結構及上述的改變，也逐漸有了決定性的影響。

就此而言，近來最常被引述及最有影響力的現象，莫過所謂「新興經濟體」或「崛起強權」。崛起強權世界各處皆有，但通常概括稱為「BRICS（金磚五國）」，此英文縮略字是由最重要的五個崛起強權，其英文國名首字母所組成：美洲的巴西、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南亞由印度贏得影響力，在東亞，最常被提及的崛起強權就是中國大陸了。而最近，學者和評論家也已經將南非納入其中。金磚五國中，領導強權是中國大陸。觀察統計資料，諸如國家各項能力、國內生產毛額、外匯存底、或中國大陸與世界最大經濟體－歐盟－之貿易量，顯示中國大陸在戰略上和經濟上，皆以驚人的速度逐漸成為世界強權。³²

當我們試著要找出歐盟扮演的究竟是下滑的經濟體，還是攀升的政治體時，歐盟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就成了解開研究問題的最佳研究重點。其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方法論的優點；第二、有力的證據。先從方法論的優點講起。將所有第三方國家，都納入做為分析歐盟扮演角色的考量，並不是不可能，但應在廣度與深度間取得平衡點。廣泛的分析需要多種統計方法。在模式及地區分析上，其能提供寶貴的資訊，但僅能得知相關關聯，而無法得知因果關係。針對目前的研究問題，需要的是更有決定性的方法，能更有助於揭開原因及結果。因此著重於少數幾個案例會是較好的做法。為了保持連貫且重要的各項背景因素，應專注於單一個非歐盟區國家。縱使金磚五國的概念，已差不多在現代國際關係中，開啟了新的範疇，但這五國在大小、人口、政治文化及經濟制度各方面上，仍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部分金磚五國的跨國分析，或甚至是整個金磚五國的跨國分析，都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正確性。

³² See: CIA World Factbook, "China."

著重於單一國家並不表示就沒有變化。就以歐盟與中國雙邊關係的例子來說，自從雙方於 1975 年建立邦交起，雙邊關係歷經許多改變，因此從另一角度而言，能瞭解歐盟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事實上，相較中國邁向為更實際的搭檔或競爭對手，歐盟在從經濟巨人轉變的同時，發展越來越多潛力以作為中國政治參與者的跡象，是更受注目的。若進一步去瞭解，起初中國與歐盟建立邦交並非為經濟因素，而是為地理政治因素。因此在早期階段，歐盟在中國人眼裡已是潛在的政治參與者。1970 年代，中國試圖培養一個全球政治結構，能與美國和蘇聯這兩大強權在全球的主導權抗衡。³³然而，卻到 1980 年代，歐盟推動經濟統合，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政策首次開花結果，歐盟與中國雙方關係才開始起飛。³⁴

時間快轉至 2012 年，中國與歐盟雙方貿易數量仍在攀升，但鑒於歐洲似乎無法解決歷時近 4 年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歐盟作為經濟巨人的身分已備受質疑。另一方面，雙方在標準高政治領域（如安全領域）的合作也持續增加。³⁵早在 2003 年，歐盟第一個正式戰略合作即與中國建立。³⁶歐盟與中國官員大量的雙邊意見交換，將此合作多樣化並制度化，但也因此雙方時常有搞混的狀況。³⁷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歐盟駐北京辦事處推動布置崗哨，安排穿著制服的軍人，來處理安全問題，如同一般國家大使館可見。而發展軍事關係並非只是單向的念頭。中國政府在 2010 年論國防的白皮書上，明確提出與歐盟建立起軍事關係之需求。³⁸

³³ Philippe Lecorre, "L'Europe Se Fera-t-elle En Chine?"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31 (1995), pp.17-21; Pierre Duchâteau, "La Chine Et l'Europe," *Revue Du Marché Commun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No.474 (2004).

³⁴ European Union, "EEC-China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external_relations/relations_with_third_countries/asia/r14206_en.htm

³⁵ European diplomat, "Centralization of EU Diplomacy; Focus on Defense Matters"; Dong, *op. cit.*

³⁶ Cirlig, *op. cit.*

³⁷ European diplomats, "European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Abroad; in Beijing."

³⁸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10," http://www.gov.cn/english/official/2011-03/31/content_1835499_11.htm

一方面，藉由觀點轉換，從布魯塞爾轉換至非歐盟區的第三方國家，來分析歐盟扮演的是何種角色；另一方面，藉由檢視歐盟和中國的關係，以能解開研究謎題。本研究專案之依變數，即歐盟對中國而言所扮演的角色類型：政治型或經濟型。

肆、解釋變數

哪些因素最能詮釋歐盟對中國所扮演的角色類型，簡扼的文獻探討及區域焦點說明已提供了明顯的提示。

(一) 第一項自變數：與世界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低與高）

假設一：相互依賴程度越高的全球政治，歐盟的經濟角色就變得較微弱，而政治角色則較強。

備註一：全球化懷疑論者，相信民族國家主權的持續性及高/低政治差異，相較之下，全球化提倡者則評論現代全球政治的相互依賴逐漸提高，促使各國需要跨界合作，即使在非常敏感的政治區域，雖以民族國家主權為核心，但仍免不了這樣的合作。這也就是為什麼，歐盟逐漸在全球政治中變成政治角色，尤其對於戰略上重要的國家，如中國，更是如此。然而，經濟上相互依賴的作用就不同了。經濟福祉是其中一個主要面向，用以確保一個民族國家，在相互依賴世界中的合理性。因此，貿易自由化已在全球發展開來。一方面，促成了經濟跨國規章、跨國機構及組織的形成，以增添重要性。另一方面，貿易自由化也加劇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每種產業在不同歐盟會員國中，其結構都不同，各自的國內利率亦不同，而這情形在像中國大陸這樣的經濟強國中，尤為顯著。因而侷限了國際合作或超國家合作的意願。因此，面對中國，歐盟不願扮演經濟角色。

(二) 第二項自變數：中國在全球政治與經濟之重要程度（低與高）

假設二：中國政治與經濟重要程度越高，歐盟則成為更強大的政治角色，而非單單只扮演經濟角色。

備註二：依據中國在經濟及政治比重的增加，中國已準備好實現地理政治利益，培養一個由多極化體系構成的國際背景，而非單受美國霸權勢力所支配。但中國外交政策思想大多仍偏向現實主義，因此追求這個目標的各項能力就重要了。歐洲，作為全球最先進的地區，有眾多能力供其運用，但卻缺乏一個集權的政治領導者。中國並不在乎歐洲失去經濟實力，這點從中國在歐洲債務危機期間所提供之支援即可看出，中國期望的是，歐洲所扮演的角色，能從一個單單的經濟角色，提升成為一個鞏固的政治角色。目前，崛起的中國試圖以增加與布魯塞爾之間的政治關係，來達到這個期望，即使會接觸到會員國主權的敏感領域，譬如防禦領域，亦無因而退縮。因此，面對中國，歐盟扮演的政治角色正逐漸增強，而其經濟角色則退居後位。

(三) 第三項自變數：全球經濟狀況（有無經濟危機）

假設三：在經濟危機狀況下，歐盟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增強，而其經濟角色則退居後位。

備註三：21世紀初，歐盟與中國關係蓬勃發展，因此這段期間通常被稱為中歐關係的「蜜月期」。³⁹這主要歸因於歐盟經採用歐元，以及2004和2007年所謂的「大爆炸」擴展後，其經濟比重顯著攀升。但2008年金融與經濟危機衝擊歐洲，其經濟比重就起了戲劇性的變化。然而，中國，仍試圖希望歐洲經濟能強健穩定。而促進的方法就是提升政治統一性。歐盟已盡許多努力朝此目標邁進，中國對此亦樂觀其成。⁴⁰政治統一因而優先於經濟復甦。因此，在經濟危機時代，面對中國，歐盟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正逐漸增強，而其經濟角色則退居後位。

³⁹ 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Hong Zhou,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⁴⁰ See: Tao Song, "Together, China and Europe Will Be Stronger,"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9643177/Together-China-and-Europe-will-be-stronger.html>

伍、研究方法與操作

依變數，即歐盟扮演的角色類型（經濟型或政治型），應由不同時間點上，實質主導中歐關係事項的資料加以操作化。應蒐集的資料有兩種：第一、關於中國及歐盟意向的資料；第二、關於中國及歐盟實際活動的資料。

意向可從下述三項中找出：高層會議議程及閉幕宣言、雙方閣員或官僚準備的政策文件、歐盟機構和處理歐盟事務之中國政府機構中，前任與現任職員之面談。實際活動相關資訊，則可藉由職員結構來衡量。有多少歐盟官員，以及哪種歐盟官員，在布魯塞爾處理亞洲事務？歐盟駐北京辦事處的職員結構，又是如何演變？同樣的，對於北京以及布魯塞爾的駐歐盟使團中，處理歐盟事務的中國官員也應依此調查。另外，我也會檢視這兩方是如何投資經費在雙方關係上：歐盟持續履行的是哪種中國相關專案？歐盟裡中國專案相關的活動又有哪些？

基於博士研究，我才能與歐盟官員及外交官（不論是在職或是退休），還有幾個在中國外交部處理歐洲事務的中國外交官建立聯繫。除此之外，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大多暫時被指派到大使館或駐國際機構使團中工作，以便能實際運用他們的知識，因此他們也成了主要的資訊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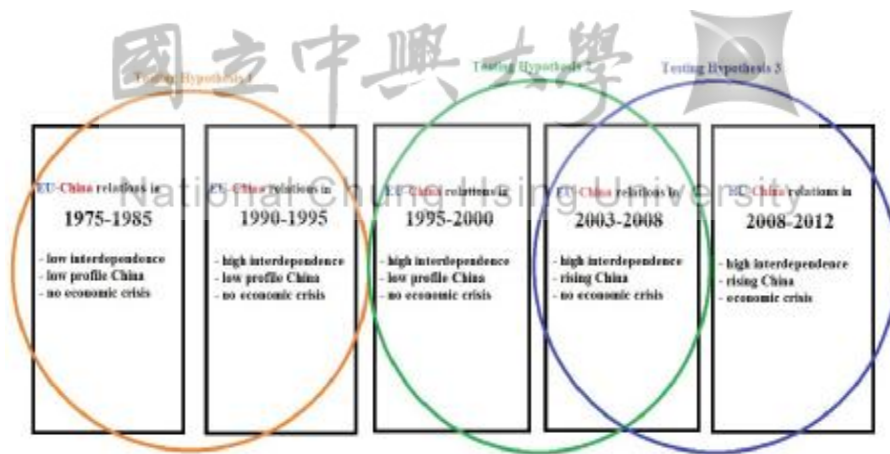
陸、研究時段

三個獨立變項應該通過歐盟與中國關係的歷史分析被操作不同的時間點。例如假設一，相互依賴的政治愈多，歐盟愈有可能在政治角色上增強，經濟上變弱。比較歐盟與中國的關係在 1975-85 年與 1990-95 年之間，1975-85 這段時間相互依賴的關係是較低的，肇因於冷戰以及世界政治分裂為兩大互不相信的陣營，這樣的情況持續到柏林圍牆倒塌為止，因此將 1990-95 作為對照。

假設二，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重要性愈高，歐盟在政治上的角色就愈

重要，而不僅僅只是經濟方面，比較 1995-2000 年與 2003-08 年雙邊的關係，到 1990 年結束前，中國在外交政策上依舊維持微量的經濟與政治比重，一直到中國在 2000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才真正開始起飛。2003 年，中國政府擬定其第一個對歐盟政策，直到 08 年歐債危機開始為止。

為了測試假設三，在經濟危機狀況下，歐盟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增強，而其經濟角色則退居後位，在 2003 年至 2008 年期間（第一期）將與 2008 年（第二期）至 2012 年期間做比較，就這兩段時間而言，其他檢測的變數、相互依賴以及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實力可以被當作固定的相關常數。然而，最大的不同在於 2008 年中，歐洲受到金融與經濟危機，直到 2012 年之前都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因此不利的經濟狀況持續著。下圖為比較方法。



圖一：假設比較圖

柒、結論

近期的發展顯示，歐盟在經濟方面的角色日漸衰弱而政治方面的則是日益崛起，最顯著的證明即是歐盟對外行動署（EEAS）的對外行動。布魯塞爾策略性的將他的首要外交置於最重要的政治首都，他在處理明確的政治態度爭論上，扮演了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例如科索沃以及塞爾維亞之間的問題；會員國樂意將敏感的政治議題，像是人權問題「外包」給布魯塞爾；新里斯本條約幫助歐盟滲透如防衛這樣高階的政治。歐盟的外交部門及其首長 Ashton 在新機制建立時遭受嚴厲批評。這也是為什麼歐盟對外行動署能集中化歐洲的外交，強化歐盟在當代全球政治中的政治形象，令人吃驚的原因。與此同時，歐盟作為統一經濟聯盟的形象正在衰敗。成員國相爭與新興國家簽署貿易協定，畢竟貿易推廣仍舊需要以國家身分才能簽署，歐洲的領導者依舊找不出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而經濟危機將在今年夏天邁向第五年；因此，新興國家在經濟問題上，開始轉向與成員國交涉而非歐盟本身，唯一能夠解決危機的方法是政治更加整合。

這些發展與普遍對歐盟「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有所衝突，這也是為什麼當歐盟的經濟角色衰退、外交及政治角色強化時，問題逐漸浮現，本文目的即在處理這些問題，藉由歐盟與中國的歷史關係比較，利用 3 個假設驗證歐盟行為改變的因素：首先，全球相互依賴程度越高，歐盟的經濟角色就變得較微弱，政治角色則增強；其次，中國政治及經濟重要性層次愈高，歐盟除經濟角色外、政治角色也愈強化；第三，在經濟危機之下，歐盟政治角色增強而經濟角色則退居後位。本文有兩個貢獻：一方面，在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需增加關於歐盟角色的理解；另一方面，本文應協助歐盟與中國關係概念化，這已成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不僅是全球貿易，更是於全球政治上。

（譯者：楊方瑜）